

东江文丛 / 李勤 主编

银 河 出 版 社

道歉时代

王仕伟 著

DAOQIANSHIDAI

道歉时代

王仕伟 著

DAOQIANSHI D

东江文丛／李勤 主编

银河出版社

东江文丛/道歉时代/王仕伟 著

银河出版社 2008.5

ISBNB 978-962-475-613-5

I 东…

II 道…

III 王…

IV 小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V. I 265

书 名：道歉时代

作 者：王仕伟

出 版：银河出版社

地 址：香港铜锣湾邮政31130信箱

规 格：889x1194 1/32

印 张：5

印 数：1-3000册

版 次：2008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国际统一书号：ISBNB 978-962-475-613-5

定 价：20.00元



王仕伟，笔名阿社，生于七十年代，广东陆丰人。1995年开始小小说创作，偶有小小说见诸报端。无论过去，还是现在，写小小说纯粹是自娱自乐，兴之所致，笔之所往。现为惠州市作家协会会员，惠州市集邮协会理事。

总 序

李 勤

“一自坡公谪南海，天下不敢小惠州”。不错，惠州有着足堪自豪的文化储藏。远的不说，就是现代的廖仲恺、邓演达、叶挺、东江纵队等熠熠生辉的名字，也足以令世人仰视。到了当代，因了大亚湾核电站和壳牌石油，惠州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热土。在文化方面，各种报刊也如春花般应运而生，争妍斗艳。然而，世纪交替之际一阵飞沙走石，全市十几份报刊被连根拔掉，惟剩日报一根独苗。于是，经济热土同时也成了文化沙漠。惠州的文学作者长年找不到发表园地，流离失所。

2005年初，急于改变现状的市作协领导班子把我推上了副主席、秘书长的位置。但是，我这么一个不懂公关、不善交际的“半哑巴”，能为惠州文坛做些什么呢？苦思之下，我想到作为惠州第一个用电脑写作的作家，我应该以己之长打开局面。于是，在热心人阿南的鼎力支持下，我创办惠州作家网，接着开通惠州文学论坛，把绝大部分的市作协会员

聚集到惠州文学论坛上，并热心扶助文学新人。2006年，我又自告奋勇地执编《惠州文学交流》，启用论坛骨干组成编辑部，组稿、编辑、校对、发行，所有工作全都靠这些论坛骨干在业余时间义务完成。就这样，惠州文学论坛和《惠州文学交流》虚实结合，相得益彰，惠州文坛很快就呈现出绿意盎然的喜人景象。惠州文学论坛至今已有注册会员一万多名，收集文学作品近万件。许多停笔多年的作者因此重新开始，迎来第二春；更多的文学新人在论坛交流中，汲取养分，茁壮成长。这两年，市作协发展的新会员中，80%以上是惠州文学论坛培养推荐的。仅去年一年，就有四位论坛骨干成为省作协会员。去年，惠州市作家协会按体裁分类，相继成立小小说、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文学评论、报告文学、中外散文诗等七个学会，惠州文学论坛骨干会员更是实至名归地成为多个学会的领导人……

此刻，看着桌面上一字排开、即将付梓的《东江文丛》十三册书稿，丰收的喜悦荡漾心田，一个粗豪的句子突然蹦了出来——敢为天下先！

两年前，惠州文学论坛一周年之际出版第一本论坛作品集《网玉》时，省作协副主席谢望新先生在序言中给予高度评价：“像这样将公开发表的网络文学作品结集出版，在惠州独一无二，在省内、国内亦属罕见。而由‘官方’主办、个人集资方式出版，也是首例。”那时，我们对此赞誉还有点愧不敢当。现在，当我们在惠州文学论坛三周年之际，还是沿用“由‘官方’主办、个人集资”的方式，出版《东江文丛》一套十三册时，我们敢于理直气壮地放言：这在全国，也是绝无仅有的！

当今社会，文学网站比比皆是，号称作家网的也数不胜数。但是，即使是中国作家网，也是聘请网络专业人员进行管理的，其实并没有多少作家坐镇其中。而像惠州文学论坛这样由市作协副主席亲任管理员、由市作协下属各学会领导担任版主，本市大部分作协会员实名制注册登录论坛发表作品、进行交流，并以论坛为主体编辑出版市文联、市作协联合主管的文学期刊，却是天下第一家！我亲自为一些不懂网络操作的作家在论坛上注册，从登录、发帖、回帖、跟帖到进行版面管理，一一示范，教会为止。如今活跃在惠州文学论坛的骨干会员中，有杨城、黄洁端等已退休多年的前辈老师，更有南木、阿樱、江湖海、邓东方等如日中天的文坛精英。我们冒着被网民盗用的风险，把自己的原创作品发表在论坛上，虚心听取意见，也认真研读别人的作品，提出真诚的意见，通过严肃、认真的探讨，求得共同提高。而这种严肃认真，正是别的网站所不具备的。这正是惠州文学论坛有别于其他文学网站、吸引全国各地作家、作者慕名前来之所在！

我们要做的并不仅仅是让网络之林多一个文学网站。我们创办惠州文学论坛的真正目的在于：用最少的资源，为惠州营建一个文学家园。但是，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！常言道，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。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，就是要将这不可能之事变为现实！三年来，我和惠州文学论坛的骨干会员们，不是用金钱（因为我们是“穷文人”，少的就是金钱），而是付出心血、时间、甚至是健康为代价，换来惠州文学论坛这么一块文学净土。试想有哪一位作家，不是十分珍惜自己的写作时间的呢？时间就是生命啊。像我们这些

人到中年的作家、作者，社会的、家庭的压力都相当沉重，时间对于我们来说，真的比金子还珍贵！但我们硬是凭着一股“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？”的傻气和勇气，豁出来，从早到晚泡在论坛上，发帖回帖，灌水，管理版块——网上的垃圾广告帖，比田地里的野草还疯狂还难除。而进行网站管理，难免会招惹是非，因为我们是实名制的，弄不好就得赔上名誉，被那些闲得发慌的胡搅蛮缠者到处发帖骂个狗血淋头。这些看似无聊、浪费生命的事情，实际上正是维持一个网站的关键。一个论坛没人灌水，就没有人气；没有管理，就没有清静。而要既健康又繁荣地发展，就得有人甘愿牺牲。所幸的是，在我这个“大傻”的周围，有一群傻得可爱的热血文友，更有一帮热心仗义的朋友（他们并非文学爱好者，但却尽心尽力地在论坛灌水，任劳任怨地帮忙管理，无偿提供服务器、虚拟空间和技术支持）。因此，惠州文学论坛才能成为一个现实化的、纯洁的、充满生机活力的文学家乐园。更加庆幸的是，我们赶上了好时候，遇上了励精图治的市文联主席李景文、市作协主席苏方桂，正是他们勇于变革，打破常规，放手让我们去尝试，给予精神上、物质上大力支持，才会有惠州文学论坛花果满园的今天，才会有《惠州文学交流》健美壮实的存在，才会有这即将付梓的《东江文丛》。

《东江文丛》包括惠州文学论坛第二本论坛作品集《网玉Ⅱ》和十二位惠州作家的个人作品集。

《网玉Ⅱ》汇集惠州文学论坛近两年来五十多位活跃会员的原创精品，其中大部分作品已经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，有些还入选权威机构选编的精选集并获得各种奖项，全

方位地展示了惠州文学论坛作家群的创作实力。这里边，有老作家的精湛之作，如陈幼荣的《感悟生命》、苏方桂的《我的五个文学老师》、杨城的《千年的歌者》、蔡楚标《大海断想》等；有精英作家的精彩之作，如阿樱的《分断雨水的夜晚》、邓东方的《梦幻缚娄》、南木的《船语》、陈雪的《中秋月》、牟建新的《冰雪天子山》、周小娅的《一地花瓣的诡秘传说》、李勤的《一路走来 恩师远去》和《归》等；有生猛新锐的精华之作，如林金旋的《街头巷尾》、陈树龙的《床头灯》、邓仕勇的《养蜂人蜜嫂》、望帆的《父亲》、陈树茂的《专家》、色色的《故乡的灯》、阿社的《磨擦》等；还有吕浩洋、仲诗文、云梦遥等一批后起之秀的作品，限于篇幅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五十多位作者中，老的已七十有余，少的还不足二十，老中青三代同堂，或睿智，或厚实、或清新，相映成趣、各有千秋。

十二部个人作品集，有一半出自省作协会员之手，另一半则是“处子集”。原惠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幼荣，非常难得的倾心文学，近年来已经出版多部文学作品集，这部《廖仲恺与周恩来》（与廖金龙同志合作），属于革命历史题材，写的正是惠州人民引以为荣的革命志士。他们以其独到的修养和视角，给我们展示的历史画卷独具魅力、引人入胜。本人的《李勤小说选》共收入四个中篇小说和十一个短篇小说，时间跨度二十五年。开篇之《黑白》历时十年、三易其稿而成，被称为体现作家良心、振聋发聩的力作。最后一篇则是曾获广东省第五届新人新作奖的处女作。全书十五篇按时间倒序排列，人们可从中追溯作家成长的足迹和心路历程。《花边集》的作者蔡楚标，是惠州市作协现任秘书

长，他在多年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广结人缘，百忙之中举重若轻，替不少作者写序，写评论，如今他将这些序、跋、后记、卷首语、开幕词等结集出版，真是五彩缤纷。黄洁端是一位文学、戏剧“双栖”才子，从事创作几十年，著作甚丰，他这部《清风明月》是一部文学、戏剧“双胞胎”，也是他将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晶，尽显其雄辩、幽默的特长，读之如赴一次艺术盛宴。《绕过秋天》的林金旋，是走势强劲的新锐，去年刚刚出版诗集《静止旋风》，如今又推出这本诗歌、散文合集，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这既激情又隽美的黑色旋风，是怎么激荡我们的心灵，又是怎么绕过秋天的！杨凯毅是“慢工出细活”、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的典范。他本来喜欢写诗，也擅长写散文、小说，却因为友谊或责任，不得不牺牲写作时间，来写文学评论。他这本《自相矛盾》，除几篇古代文学评论外，大都是评论本市作家、诗人作品的。其评论深邃、精辟，视角独到，观点独特，是非常难得的一部文学评论佳作。现为丰湖诗社副社长的牟建新，是惠州不太多的既热爱格律诗词创作，又能上论坛与大家进行交流的作家，《浪展集Ⅱ》是牟建新的第二本诗词集。他在电视台工作多年，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加之严谨的治学精神，所创作的诗词既严遵诗词格律，又富有时代的气息，值得品味。陈树龙、陈树茂兄弟俩，这次推出各自的小小说集《这事不能说》和《醒来之后》，兄弟作家成为惠州文坛耀眼的双子星。陈树龙的小小说有其自己的独特风格，作品耐人寻味，笔下的人物阿六成为标志性形象，深入人心，作品也已冲出广东走向全国；陈树茂起步较晚，而且走的是平实的正统路子，追求朴实无华，以无招胜有招，却也修成正

果，陆续在小小说权威刊物《百花园》等报刊登堂入室。细心的读者，可以从署名仅有一字之差的两部小小说集中，欣赏到迥然不同的艺术画卷。邓仕勇是土生土长的客家人，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素材，虽然成为城市人已十多年，但还很好地保持了客家人勤劳、朴实的品格，《客家人》倾情地用朴实无华的文笔，抒写客家人的风貌、习俗，塑造了一批生动感人的客家人物形象。王伟民是感天动地的一个，身患重病，却在短短两年时间，就用他颤抖的手，创作了炙灼人心的几十篇散文和小说，《生命流动的声音》收入其散文中的最精彩的部分，写出身陷不幸者那痛切而敏锐的感悟，文字质朴，文风平实，却闪耀着奇异的意志之光。《道歉时代》的作者王仕伟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就在报纸副刊上小试身手，却因故一度远离文坛，去年下半年登陆惠州文学论坛之后，文心复炽，且呈井喷状态，几个月时间内，新作不断，题材多样，并打入《精短小说》、《芳草·小说月刊》等阵地，势头很猛。

如数家珍般检点下来，我为我们惠州有这么一个惠州文学论坛，有这么一个作家群而倍感自豪。是的，我们只是一些凡人，但我们所做的，却有着不凡的意义。像我们这种“‘官方’主办、个人集资”的出版模式，肯定会是各地文学机构极想仿效而无法实施的。我们并不富裕，但我们可以拿出半个月甚至几个月的工资来救助别人，可以倾尽平生积蓄自费出书，同时，我们可以不求回报、不计名分。每一个生命个体，或每一个生命群体，在浩瀚的宇宙中，都是微不足道的。我们本来卑微的生命，因我们的清心寡欲而走近圣洁，因我们的潜修苦练而增加分量，因我们的无私奉献而闪

耀光芒。在这个物欲横流、急功近利的世上，我们敢于吃亏，敢于受累，敢于挨骂，不怕被某些聪明人斥为“另类傻瓜”。就让我们的论坛、刊物、作品以及我们自身，都从良知出发，以天命起意，不断超拔，成为不那么轻易被岁月之流冲走，而是越淘洗越晶莹的美玉！

是为序。

2008年4月20日于东江学府

序

李 勤

当今文坛，小小说大行其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与其说是其短小精悍的形式更便于快捷传播，倒不如说是其快餐文化的特性更迎合时下人们普遍浮躁的心理。但无论如何，小小说的兴盛还是给中国文坛注入了有益的元素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，唐诗宋词有其产生并流传后世的必然条件，那么，小小说如今的风光未必就是白驹过隙。作为小小说阵营中的一员，我愿意对小小说寄予更高的期望。

王仕伟染指小小说由来已久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，就已经在本市的日报副刊发表过多篇小小说。如果他一直写下来，应该算得上是本市小小说界的元老级人物了。很可惜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有了良好开端的王仕伟没有坚持下来。所幸的是，王仕伟心里还保留着文学创作的火种。当小小说热潮借惠州文学论坛席卷惠州时，王仕伟文心复炽。而且，经过那么长时间压抑的创作热情，迅速形成井喷之势，一发而不可收。

即将付梓的《道歉时代》是王仕伟处子集，收入他创作的四十篇小小说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作。

虽然是短期内密集创作的作品，王仕伟这些小小说还是在题材、主题、手法等方面，都呈现出多面化。

其中，《斑马线》、《道歉时代》、《磨擦》、《我的财商生涯》、《一个摊档的会计》、《关系》、《月饼》等篇什，具有较为强烈的荒诞色彩，给人一种似真似幻的感觉，运用夸张手法，将现实中的某一面或某一点，无限放大，以达到其讽刺目的；《回家》、《1942年的狂奔》、《玉碎瓦全》、《最后的咸菜》等，相当写实，看来有一种近似散文的感觉，情节不多不甚曲折，胜在情感氛围营造较好，颇有韵味；《温情脉脉的番薯》、《长在树上的土豆》等，有点寓言体小小说的味道，虽然这种尝试目前看来尚不是很成功，但勇于尝试总是值得嘉勉的；《金项链》、《赌徒之死》等属于文言体，是其早期小小说，可视为一种过渡；《曹操》（三篇）应算故事新编，试图写出一点新意。本人对故事新编一向不感兴趣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在这各种不同手法、不同类型的小小说中，王仕伟目前写得比较有成算的，应该说是第一种，发表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。其实，第二种也即“散文化”的小小说，假以时日，再好好用功，当各方面修养都有所提高、“内功”日渐深厚时，当能破茧成蝶。

《磨擦》是我比较欣赏的一篇。“我”在急欲赶回公司洽谈重要业务的途中与人撞车，发生了争吵，不该迟到却大大迟到……由车与车的磨擦，到人与人的摩擦，从火光四射

到笑容灿烂，整个过程由实到虚，由虚到实，想象和现实交织在一起，层层推进。迟到之后会是怎么一种情形？挨骂？被炒？都只是自己的担心而已。当第三种结局——冤家路窄，洽谈对方竟是途中撞车、争吵者，因此“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”，各不相让，一拍两散，我们都会信以为真，认为这就是真正结局，并且心里也在嘀咕：我早料到是这样的了！然而且慢，这依然是“我”的想象！真正的结局是，洽谈对方真的就是路上发生磨擦的那位，但是，“只见潘总脸上立即堆满了笑容，瘦削的脸颊顿时皱成一团，如沙皮狗般可爱。”“我马上报以一个见牙不见眼的笑脸，迎上去，握住潘总的手……”“双方的业务合作就像我们的小车一样，亲密无间，并擦出精诚合作的火花！”这种结局，多数人会感到有点意外。但静下来细细一想，便也会释然。如今这个时代的人，尤其是商人，都是利益至上者，再怎么心怀鬼胎、各不相让，一旦“业务需要”，立即就会“化戾气为祥和”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寥寥几笔，就把当代商人的特性，活龙活现地展现出来了。一个小小说，能让人由小见大，可称成功之作。

《道歉时代》看似“无厘头”，实则意味深长。当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、这个社会进入无序炒作的时候，有什么不可以拿来炒作呢？有人为了出名去骂名人，有人为了上镜去跳楼，有人为了曝光度制造假新闻，有人为了点击率标价自卖……犯了错误勇于认错、道歉，这本是一种美德，是文明进步的体现。但是，像《道歉时代》中这种争先恐后的道歉广告，还是道歉吗？弄到最后，恐怕有人必须说：对不起，我为我没有错误、无从道歉而道歉！这种荒诞，恰恰揭

示了当今社会可悲的一面——唯利是图。当人们心照不宣地把某种事物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，事物往往就走向了反面。

《关系》是王仕伟小小说中出现人物最多的一篇，而且那些人物的姓名好像是玩文字/数字游戏似的排成一串，事情也相应地环环相扣。这种写法，显示出某种机智，令人乍读之下饶有兴趣，但同时也抹不掉那一丝刻意，不宜“批量生产”。《月饼》与《道歉时代》有相似之处，也是将某个事件无限放大，越来越夸张，但荒诞中蕴含着对商业社会恶性竞争的辛辣讽刺。

在王仕伟这个集子中，有几篇写实的接近于散文的小小说，有一个“奶奶”串联其中。也许，这个“奶奶”代表着家族，是家史的载体，所以王仕伟投注了非比寻常的情感，文笔特别细腻。《玉碎瓦全》从标题上就可以感觉到某种特质：这个家庭为了保持某种精神，舍玉保瓦，这种珍视无形价值的家传，令人肃然起敬。《最后的咸菜》（三篇）也是挺有意思的。王仕伟本来写的是一篇，经我提议写成系列了。我对“咸菜”感兴趣，是因为它写出了家乡小镇的某些民情风俗，读来亲切。文中三个女人各具个性。“奶奶”热情爽朗，邻居来讨要咸菜总是任掏不拒，但当咸菜缸里只剩下最后一棵咸菜，却不得不摆手说“没咸菜了！”最后一次拒绝虽然令她以前的大方“毁于一旦”，但却真实可信。

“喜叔婆”这个女人有点惹人厌，天天到别人家里讨咸菜，从不感到不好意思，理所当然似的，最后拿不到了，就全然忘了以前拿过那么多，一下拉下了脸，还边走边嘀咕。这人虽然讨厌，却也很真实，现实中这种人还真不少！最后出现

的“多叔婆”是个出了名刻薄、狭隘、自私的女人，爱算计，爱搬弄是非，她从来不让“喜叔婆”掏咸菜，但当“喜叔婆”最后在“奶奶”家碰了壁黑着脸出来时，却一反常态地招呼“喜叔婆”去自己家掏咸菜，而且还是她家的最后一棵咸菜！哈，后面的不用说了，“喜叔婆”和“多叔婆”结成同盟，“奶奶”反倒成了孤家寡人。这事看来有悖常理，但现实往往就是这样，是非善恶很容易就给弄颠倒了。稍嫌不足的是，新增加的两篇，写得随意了些，特别是第三篇，刻意去写三个女人之间的勾心斗角，把“奶奶”的形象破坏了，变得跟“多叔婆”一样了。建议王仕伟以后还要再好好经营一下，尤其是在“多叔婆”让“喜叔婆”去掏自家最后一棵咸菜这个细节上下足功夫，将这个咸菜系列写好。

王仕伟发到惠州文学论坛的第一篇是《斑马线》，我看的第一篇却是《乞》，当时的感觉是太真实了，所以在跟帖时也没从小小说的角度去评点，而是作为一个事件去议论。其实在王仕伟的小小说中，有不少是写实的，有时甚至让人不觉得是小说，而他自己也能说来自什么生活素材，于是就经常涉及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讨论。我认为，注重生活真实是好的，善于从生活中发现素材更是难能可贵，但是，写作毕竟不是拍照，在记录真相之余，总应该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发掘。在这方面，《在别人的城市过年》是个不错的尝试。

《在别人的城市过年》写的是农民工题材。这是一个不知有多少人写过了的老题材，要写出新意殊为不易。好在王仕伟独辟蹊径，由“喝了点墨水”的“我”，用文学的眼光去掂量身边的事物，自是不同，尤其是最后，本来是被安排